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一百七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

卓行

行異于衆謂之卓觀劉庭式之義朱壽昌之孝鄭德珪
之友陳洙之忠侯可巢谷之交好斯皆人所難况徐積
郝戴龔明之克孝且廉翁蒙之許迥王遷克睦且多陰
德哉曾叔卿等之處貧賤患難雖一節可以勵貪懦之
夫矣古今士豈無負高行而名湮滅者彼以學士大夫
爲揄揚故後世述焉宜史遷有感於顏氏之附驥也

劉庭式

朱壽昌

鄭綺

曾孫德珪陳洙

侯可

巢谷

徐積

郝戡

華明之翁蒙之許殉王遷附

曾叔卿

劉永一

豐道高附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第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爲通

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女未納幣旣登第女喪明

女家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

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

之逾年不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其何

居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

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

皆可以爲妻也耶庭式後監太平觀老于廬山絕粒不

今日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人以父異陰歷官知廣德軍初異守京兆妾劉氏方娠而出旣而生壽昌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致無不爲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士大夫蘇頌蘇軾而下爭爲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幾喪

明旣葬有白鳥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篤又知鄂州提
舉崇禧觀累官司農少卿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壽昌
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嫌兄弟兩孤女葬其不能葬
者十餘喪天性如此

鄭綺浦江人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
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夜則同衾德璋
與物多忤仇家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具
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卽治
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
珪給以無往夜半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

於獄德璋慟絕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謫
爲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幼鞠之如已子

陳洙字思道建陽人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嘉祐中
上疏助司馬光乞早建儲嗣且曰陛下以臣懷異日之
圖莫若殺臣之身用臣之言疏方上卽仰藥以卒奏下
大計遂定仁宗聞洙死賜錢百萬元祐初川光言官其
一子

侯可字無可華陰人少倜儻不羈旣壯篤學盡易前好
孫河征儂搖請參軍事奏功得官歷簽書儀州判官韓
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說渭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

熟羊以撫之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微
罪罷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可輕財樂義與田
顏爲友顏病甚爲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
其待候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
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
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篋
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
不售可惻然計囊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舉進士京
師谷素多力魁舉武藝著心好之遂棄其舊學習騎射

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驍勇爲四方冠去遊
浮原間所至友其秀桀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
無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
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
必死謂谷曰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數百金
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金步往投其
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責
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
谷浮沉里中未嘗一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
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徒步訪之至梅州遺

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不旬日必見死無
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
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
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僭數千
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
止我閱其橐中無_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
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
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言其不用已
言而行其志也

仲車山陽人三歲父死求之甚哀母使讀

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胡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
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
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
同年生入拜致百金爲壽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
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
傷吾心母亡廬墓三年臥苫枕塊衰經不去體雪夜伏
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湊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
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枝合榦旣
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瞶疾屏處窮
里自少及老日作一詩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

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衽敬聽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獄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諡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子伯牙石州人家貧祖力營養或憐傷之貸錢數
百萬使取息自贍貳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第進士
歷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公樵老不第請致仕爲父求
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
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
其治績固留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
歸樵卒自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寘土冢上去則隨
撤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翰林學士呂公
著薦起爲泰寧軍推官涇原經略使亦奏辟幕府貳曰
向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既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

今則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戡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所不欲以累其高哉戡忠信自將篤行苦節竟不仕卒司馬光爲銘其墓

龔明之字熙仲崑山人幼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神告曰與汝七十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灼香于頂夜禱于天乞減已年以益李壽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歿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或使旅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俱不從取其家所有自錢之直皆折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

葬西山先墓墓有大木萬株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
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每伐一木仆地明之輒號慟響
震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爲
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
年逾八十授宣教郎致仕時李衡以忠諫去國德望絕
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爲二老明之生平不摘
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用惟誠字云

翁蒙之崇安人孝謹順梯兄歿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
已女父引年恩讓以予弟家居不問有無仕宦不計升
黜喜周人之急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

奔走乞貸不憚也張華祥忤秦檜逮繫廷尉親舊畏禍
莫與通求所以爲囊橐者無所得蒙之聞之慨然罄
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琦奔父
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蒙之輿致其家蚤暮躬治粥藥
琦得不死其爲常山縣尉也適故相趙鼎竄死朱崖其
柩將返葬常山郡將章傑希秦檜旨陽以善意檄蒙之
護其喪陰囑之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
且併搜趙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敗趙氏以自取榮
蒙之不可喻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返再三蒙之度
無意擊或更囑他吏則事不可爲卽佯諾密以告趙夜

取文書悉燬之無片紙在翌日乃往爲搜捕者而以
所得告傑怒誣蒙之他罪貶官同郡朱熹稱其所爲多
類此云

許迥字光遠祁門人父規南唐時遊宦歙間聞旁舍呻
呼往問之其人曰吾病且死察君長者敢以骸骨累君
因指橐中黃金贈之規許諾敬負其骨與金走千里詣
其家死者父母大驚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壽規不顧
徑去迥其季子也迥事父及兄遂迥甚敦懇宋師伐南
唐迥爲將分護北城迥同在軍中矢集如雨迥以身蔽
迥被重傷不避及迥歸宋載其友金惟岳之族同寓京

師惟岳有子因亂失所之後聞淝水鉅盜李某俘以爲子惟岳泣謂迥曰吾止此息料公能出之迥卽請往旣至盜遮刺之迥曰李氏若豪雄欲殺義士無所事刃盜驚止迥泣謂曰汝所俘者吾兄弟子也吾聞義士能哀人之急汝豈效草間無知輩耶盜迎舍迥厚飲食之還金氏子是時迥以節勇聞河北大臣屢欲薦之迥曰寧浮游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竟終淮上遂邀俱以孝梯稱大中祥符中封泰山加羣臣恩逖當遷以讓其兄乃以遂爲將作監主簿遂子俞登第授涿陽從事俞少喪母事父尤謹所欲千里必致旣應貢不忍離左右扶

傳以瘠病篤澣濯必親不避污穢父卒摧毀幾滅性成
歷父所經由涕泣未日許氏世濟忠孝王安石爲作家
傳云

王遷穀城人平生輕財好義未嘗咎詈人一僕曝麥出
游值驟雨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爲悔見鄉人鬻小女
於市以償債卽與直曰翌日以女來作券旣如期至遷
笑曰吾焉用汝女聊資君耳竟歸之所居去杜安鎮十
餘里有僧與鎮將邢氏有怨導賊來劫且甘心焉遷聞
之因具牛酒待賊賊素聞遷賢戒其徒無犯王君僧亦
感遷舊恩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邢也遷爲力解不